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

CAMUS

加 缪

——西绪福斯到反抗者



*Albert Camus*

长春出版社

K835.655.6  
12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

加 缪

——西绪福斯到反抗者

● 张 容 著

长春出版社

93782

(吉)新登字 10 号

加 缪

——西绪福斯到反抗者

张 容 著

---

责任编辑:张 樱 杜 菲

封面设计:王国擎

---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10月第1版

印张:7.375 插页:4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6 000

印数:1—10 150册

---

ISBN 7—80604—275—X/I·48

定价:(精)10.50元  
(平)7.50元

## 编委会

---

主 编	柳鸣九				
副主编	杨德宏	王占通	董辅文		
名誉编委	朱虹	高莽	陶洁	黄志良	
	沈石岩	叶廷芳	高慧勤	杨立华	
	王京烈				
编 委	张樱	杜菲	张晓强	周霞	
	曾志华	易宪容			
策 划	张樱	杜菲			
封面画	曹江				
美术设计	王国擎				

---

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阿尔贝·加缪**

(法 国)

**得奖评语：**

---

由于他重要的文学著作，  
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  
种种问题。

---

# 总 序

---

柳鸣九

古往今来，在世人的头上，曾高悬着各种价值标准，而种种名义的荣誉，从爵位勋章、圣徒称号到奖状奖金，则为价值标准的最高物化体现。价值标准连同它们的“绶带”，如巨光吸引着芸芸众生竞相追求，舍命飞扑，造成了历史的与人生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价值标准是人制定出来的，绶带奖章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又以自己的造物为理想为目标，人是

奇妙的上帝，他自编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壮丽非凡的追求奇观。

每一种价值标准，不论是政治法权的，宗教道德的，社会文化的，学术技艺的，都曾力求保持自己的庄严崇高的“仪表”，都曾声称自己的绝对与永恒。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总要把各种价值标准召唤到它的审判台前来加以检视，让它们辩明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它严格地精选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有助于历史进程、适应广大人群的利益与需要的那些价值标准，让它们成为支撑人类永恒精神文明建构的有力支柱，而汰除掉那些出于谬误观念、狭隘利益、偏激需要的价值标准，不论它们是以何种神圣的名义而显赫一时、而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艾尔弗雷德·诺贝尔 1888 年的一天早晨醒来，竟读到了他本人的讣告。这是新闻界报道失误，去世的原来是他的哥哥。这则讣告把他盖棺论定称为“甘油炸药大王”，给他提供了一个身后的视角来认识自我，他看到了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禁感到了震动。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立下了遗嘱，用他的巨额财富设立奖金，以奖励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以及创造性精神劳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人士。

诺贝尔所发明的甘油炸药因带来了大规模杀伤性的战争，而常遭到诅咒，只有当人们需要开山劈岭时才想到它的益处。然而，诺贝尔终于以诺贝尔奖的设立而更著称于世。人对抗自己，人也可以弥补与重建自己。诺贝尔提供了一个范例。

从 1901 年起，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与和平六个方面开始颁奖，1969 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每年颁奖一次，至今获奖者已达到数百人之多，在价值标准如

林、奖章奖杯奖状何止千万的 20 世纪，诺贝尔奖无疑已成为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最为崇高、最受人景仰的一种殊荣，诺贝尔奖获奖项目已成为本世纪人类创造性精神活动与进步事业的集中展现，而摘取了诺贝尔桂冠者已形成了本世纪人类真正精英的一支大军。

在 20 世纪这样一个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制度、各种民族国家利益、各种思想观点尖锐对立、激烈撞击的时代，诺贝尔奖历年各方面的颁奖对象，并非从未引起过任何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但比起种种偏激狭隘的标准，诺贝尔奖毕竟更具有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公正的态度，合理的取舍，毕竟是为地球上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所推崇，毕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它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全球性的崇高地位与长存性，就在于它的价值标准中有一最简单然而也最可贵的精髓，那就是提倡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是人存在的真谛。虽然中外均有不少彻悟出世、超凡脱俗之士曾提倡过无为的人生，但所幸从者甚少，且亦难以做到，若人群皆以无为为本，人类恐怕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正是人的有所作为，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而且，个体人的有所作为，不见得就是迷途入世而未达到彻悟，最深刻、最有力的彻悟，是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有所作为性的彻悟。个体人在推石上山时所要付出的艰苦，足以使他内心感到充实。当然，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也有不同的境界与层次，当其理想目标、坚毅精神、艰苦奋发达到了促进人类进步的境界与层次时，其人生即为充实的人生，即为超越于死亡之上的不朽的人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西绪福斯式的巨人，他们的人生是充实的、不朽的人生。



---

长春出版社决定以一套大型丛书来一一展示这些巨人的人生。展示他们的光荣与复杂，伟大与矛盾，对于我们时代社会，显然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

# 目 录

---

<b>第一章 地中海的儿子</b> .....	(1)
贫困与阳光交织的童年时代 .....	(1)
生命意志的考验 .....	(9)
理想与现实 .....	(14)
时代风云 .....	(23)
《反与正》 .....	(36)
<b>第二章 荒诞的时代</b> .....	(43)
荒诞的世界 .....	(43)
“荒诞”系列的问世 .....	(54)
《局外人》 .....	(58)
荒诞理论的诞生 .....	(68)

---

笔与剑 .....	(75)
《误会》 .....	(82)
<b>第三章 反抗的时代 .....</b>	<b>(86)</b>
《战斗报》 .....	(86)
对战争的反思 .....	(97)
正义者的牺牲 .....	(109)
《反抗者》 .....	(117)
加缪—萨特的论战 .....	(124)
<b>第四章 回归之路 .....</b>	<b>(140)</b>
人到中年 .....	(140)
矛盾的世界 .....	(147)
荣誉之巅 .....	(160)
阿尔及利亚问题 .....	(170)
卢马兰村 .....	(175)
附录 1 授奖辞 .....	(182)
附录 2 获奖演说 .....	(186)
附录 3 生平及创作年表 .....	(191)
附录 4 主要参考书目 .....	(221)
出版后记 .....	(222)

## 第一章

---

# 地中海的儿子

## 贫困与阳光交织的童年时代

1960年1月4日，在普罗旺斯省通往巴黎的大道上，一辆小汽车不幸撞到路旁的一棵大树上，乘车者当场死亡，驾驶者在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而丧命。

在交通事故多如牛毛的法国，一场意外的车祸也许算不了什么。但1月4日的这场车祸却令法兰西震惊了：当场死亡者是法国人为之自豪的当代大文豪——阿尔贝·加缪。

在车祸发生的三年前，确切地说在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当时的加缪只有四十四岁，是获得此奖的法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殊荣显示了在世界范围内对加缪文学地位的确认，加缪在深感荣幸的同时更把获奖作为继续创作的动力，是新的起点，又全力投入新的创作计划的实施中……

“荒诞”的车祸夺去了终身探讨人生“荒诞”问题的文豪的生命。年仅四十七岁的加缪如此令人惋惜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法兰西，告别了无数热爱他的读者，告别了他所称为“荒诞”的人生。在《西绪福斯神话》这部论述荒诞的哲学随笔中，加缪这样写道：“对于演员和荒诞的人都一样，早亡是无法挽回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由他曾扮演过的人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所构成的总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死去了。演员也许无处不在，但时间却带走了他并在他身上显示出效果。”这一预见的早亡不幸言中，时间带走了加缪，带走了他所经历过的挫折及辉煌的成果。他的遗物中有一部正在撰写的小说手稿，这部只完成了一百四十五页的小说被作者命名为《第一人》，这正是他新的创作计划的重要部分，不料却成了未完成的遗作。人们再也无法听到加缪——时代的儿子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奋斗呐喊了。

“你对于我们……是一个人，一个行动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结合体……你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并以你对生活的激情超越了这些冲突。”1952年，萨特对加缪做出了上述评价。这一段话也是对加缪一生的真实写照。永远与时代同步的加缪以他的人格，他的行动，他的著作对他赖以生存的世界提出了无数个有关“世界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地寻求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如萨特所言：“这个在前进中的人不断地对我们提出

疑问，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需不断寻求答案的问题。”

加缪是时代的儿子。他的著作离不开、也反映了他所经历过的动荡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在当时作为法国海外省的阿尔及利亚。父亲的战亡使他成为靠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纳粹在德国上台时，他才二十岁。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才过完二十三岁生日。二十六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又开始互相残杀。年轻的加缪，面对着充满暴力、血腥与野蛮的时代，奋起为和平、正义和自由呐喊。他战斗在反法西斯的行列里，也投身于抵抗运动的队伍中，他以笔为武器，在报界为自由而战。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代，他坚定地反对两个阵营的存在及其对抗，奉行一种堂吉珂德式的“世界主义”，支持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反独裁斗争，为接纳东欧政治避难者而奔走。虽然，作为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爆发于50年代末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曾给他带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但他仍不懈地为穆斯林们的解放，为殖民地的自由而斗争。他与时代的息息相关，使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院佩服不已，称其为“反对专制主义作家中最积极的一员”。

写作对于加缪来说，是他最为重要的生存方式。他常称自己的作品是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写照，是语言与行动的统一。他从不否定自己想象力的局限，但也鄙视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短短一部小说《局外人》使他从一名阿尔及尔的“黑脚杆子”成为巴黎文学界谈论的中心。战后发表的《瘟疫》更使他扬名国际文坛，在本世纪著名作家的长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年仅四十四岁便获得世界性文学最高奖。巨大的荣誉似乎并没有使他惊喜若狂，反倒给他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感，因为这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

期，政治斗争使他精疲力竭，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使他陷入矛盾重重的困境，虚弱的身体和家庭内部的矛盾也令他疲惫不堪，尤其是与旧日的朋友在政治上的决裂（萨特和梅劳-蓬蒂）更使他心灰意冷，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而加缪的创作也似乎枯竭了，对创作前途深感渺茫。于是，他隐居到普罗旺斯的一个叫卢马兰的小村庄里。在那里，他似乎寻回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根，养好了伤口，他又找到了出路：新一轮创作又开始了，而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

《第一人》是加缪未完成的遗作，手稿就放在他出车祸的那辆车里。正是这部小说是他重整锣鼓、投入新的创作的证明。这将是他的成熟之作，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史诗小说。《第一人》是寻根小说，寻父小说，寻找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根。加缪在《夏》中曾写过：“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杂种，是意外的混血儿。是西班牙、阿尔萨斯、意大利、马尔他、犹太、希腊等血统的混合。这些血统的混合交叉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就像美国一样。”“第一人”就是第一代法籍阿尔及利亚人，就是阿尔贝·加缪的父辈，也是他自己。这个“第一人”在文化和历史的空白中长大。1954年加缪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我想象的第一人是这样的：他从零开始，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既没有道德观又没有宗教。这将是一场没有教育者的教育，如果您觉得这样说合适的话。”<sup>①</sup>《第一人》描写的正是一个年轻的法籍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欢乐与痛苦，在一个神秘的父亲的阴影中生活，有一个专横的外祖母，一个可亲的舅舅，还有一个林肯式的小学教师。这实

<sup>①</sup> 弗朗克·乔特朗采访加缪，载于1954年3月27日的《洛桑杂志》。

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童年故事。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既是殖民地，又像法国的外省，表面上风平浪静，两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处，征服者似乎被征服者所接受，但殖民统治者对土著居民的鄙视与压榨仍是随处可见。加缪的父亲吕西安·加缪祖籍阿尔萨斯，生于1885年11月28日，在阿尔及尔附近的小村庄当农业工人，生活清苦。1909年，他与祖籍西班牙的卡特琳娜·森台斯结婚，住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古区。1910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吕西安。1913年，在蒙多维市又生下第二个儿子，他就是阿尔贝·加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被征入伍，被派往法国本土作战。在德军日益逼近巴黎，巴黎受到极大威胁的日子里，为了阻止德军的进攻，法军发动了马恩河战役，时间是1914年8月24日。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头部负重伤，被运回后方医院，于1914年10月11日死在医院里。卡特琳娜接到报死讯的电报，以及医院寄来的一块弹片，是从她丈夫的脑中取出来的。加缪的母亲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产生说话障碍，以后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阿尔贝·加缪在一岁不到的时候就成了战争孤儿，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卡特琳娜被迫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回到她母亲身边，也就是阿尔及尔的贝尔古贫民区，与母亲和两个兄弟艾蒂安和约瑟夫住在一起。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家里没有浴室，也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用的是油灯。

迫于生计，卡特琳娜靠给人帮佣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她目不识丁，只有将孩子托付给母亲管教。加缪在《手记之



一》中这样回忆家庭悲剧：“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丈夫的死使她变得一贫如洗，她还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于是她来投靠她母亲，她母亲也很穷，和她的一个残疾兄弟住在一起。她为了生计而辛勤劳作，为人帮佣，将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了她母亲……她母亲是一个粗暴、傲慢、有极强的统治欲的女人，对孩子的教育异常严厉。其中一个孩子后来成家了，我们现在来谈谈另一个。他上了镇府小学，然后上中学，半寄宿，回到家里那又穷又脏的环境中。外祖母毫无善良之心，母亲善良而温和，但她不懂得抚爱，因而有些麻木……”<sup>①</sup>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加缪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充满了怜和爱。他还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多次描绘过这样一位默默忍受生活艰辛、善良而又软弱的母亲。

阿尔及尔这个城市犹如一个古代的剧场，围绕海滩呈扇形展开，层层白色的房屋在扇形山坡上分布开来，与大海的蓝色交相辉映，一个典型的地中海海岸城市。加缪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这个剧场里度过的。童年时代是在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古度过的，他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们艰难的生活和可怕的处境：贝尔古是穷人区，是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在小工厂和港口设备厂辛苦劳作的人们住的地区，同时也是最卑贱的小职员、下等雇员和小商人的居住区。在那里，属工人阶层的欧洲人与当地穆斯林亲如一家，和睦相处。贝尔古的欧洲人大多是法国籍。贝尔古区紧靠海边，加缪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在贝尔古的阿尔斯那尔海滩学会游泳的，他们在海边沐浴阳光，看渔民们打鱼晒网，其乐无穷。穷困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使加缪绝望。相反，大自然的

<sup>①</sup> 加缪《手记之一》，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62年。